

攻
媿
集

四

攻媿集卷七十四

宋樓鑰撰

題跋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

原目此首前有跋五謀帖一首今佚其文

坡公以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進于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一年移永州始迎服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爲進身計伯父義慨凜然劉杼山在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自潭過永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

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鑰寶侍行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侑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輻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輻事攷其家譜子孫爲郎者衆獨未知客曹爲誰司空之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年不

及五十真宗甚悼之恨不及大用且曰自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爲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道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太守七人皆止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閔王子淵張脩劉淑呂溫卿不知所與何人謂觀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慶成賦藁相類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于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爲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

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厄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杓山

伯父揚州與杓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王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鑄少隨侍溧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遺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于聲色之娛爲計似疎其于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可堪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

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公嘗曰某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鑰親見其落筆沈著詳緩甚不苟也感愴瞻昔謹爲詳志之

李西臺

西臺不惟以書名每見其詩真有唐人風度紙尾花押筆力亦不凡

錢曲臺

見呂芸閣大臨蘇後湖序

錢裕之善草隸而字體又與希白子飛不同卻近李西臺但未老耳芸閣先生經學之餘詞翰皆有餘韻後湖居士詩筆俱老豈奪命鬼手之後哦詩結字尚有餘習耶止之諱正由了翁次子其與前輩相接如此家風可知

游御史

薛

建安游先生從伊川遊在謝上蔡楊龜山之間宜其與了翁父子相厚也龍舒爲今作郡是時乃空乏如此天災流行可無先備耶

趙清獻

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爲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爲執政矣神宗亦曰能爲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爲卻使者攜一琴一龜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卽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文潞公

南陽爲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故敝紙淪墨尚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

得罪朝廷爾曹敢加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于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東萊爲同年聞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庠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爲余將西上子約在庾中亟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爲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迨天台贊俸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

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微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峯 朱灣山 王侍御 伯屏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灣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顏亮旣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強記故倡酬之頻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綸少時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剡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簡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間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貳卿獻之爲守與敘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爲高麗使屬畫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穉山侍郎有重名從子

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
漏毫歟墨成于須臾此卷幾是矣命女瑁狀其行則近
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
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之書也黃秘書伯思
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
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
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
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
見此碑也校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秘書又云自蒼頡至
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
裴易惠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
蓋所謂史籀書者卽此碑額中字也馭乃碧落碑第二
字唐字也陽冰最變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爲楊字殆
未攷甬州曹惠三字皆在系卽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
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秘書卻未攷此碑之
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鑒

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燹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
得此碑于藁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
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
新知樂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
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
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鑄書其後亦預有榮焉接
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
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爲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鑰七世祖以貴爲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
意奉佛邑之告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
華嚴經贖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
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于江沙中
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于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
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
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
俞皆爲高弟曾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
與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

表妹婿新彭澤趙丞晦之師仇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
倫方居先妣安康郡太夫人之喪痛念先妣平生佛課
至謹既于卒哭前手寫法華經以資冥福因許爲晦之
書此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敷暢經意又發明六
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成
其事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爲大字以便
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
旨開警迷惛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
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爲之注者
皆自入館後詩纔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
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
聽宋宗儒摘阮歌不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
中幽水日幽泉更作日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
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

知爲誰氏作後閱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爲崇慶坊
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
堂不壞君家世世爲好官茲見東萊紫微公題見氏九
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爲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
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宮三少隆
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尙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
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黹名富貴康寧壽
考爲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爲吾鄉衣冠盛事
四方搢紳亦莫不欽艷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
于八行之一人又邇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
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爲冀國夫人太師文
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敘致
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
開禧二年新監文惠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論

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碎于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于故書中始知于煨燼之餘僅得斷碑上世能錄其銘雖有闕文而其志銘則子之大父少師爲鄉郡時所作也嗚呼建炎三年吾鄉遭兵燬最酷我家先世遺文片紙不存粗能班班見一二不謂乃有此碑伏而讀之不肖孫不敢爲溢美之言至其言曰人皆謂天之報施善人在此而余獨以爲曷止是哉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累行積德厚矣後必有顯者未易量也銘詞又有曰天之報施固未易量後必有顯以大厥光是時樞密方爲遂昌縣丞而終貳大政文惠王卽夫人之曾孫也碑中五子一尚幼者後名光七孫若訥卽文惠王之舊名若愚後名淵終朝奉郎知江陰軍若咎後名溥終湖州通判若樸名源爲曹娥監場涓以刪定官爲南康軍簽判浚爲婺州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大爲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連方爲起居郎彌堅方爲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賢關以賞延登臚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

于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于今已爲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于世使爲善者知勸他日有秉彤史之筆爲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爲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爲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夫寓物于人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子身獲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鑰不按于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爲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驅之使頑也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之上者如何子益勉

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内有許斯二孝子墓許見晉書孝友傳墓在藍硯村所居各孝順里及其親家尚可識鹿峰虎峰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國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于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于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于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于四明而發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開詩帖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徹饌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爲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爲秘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爲尚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爲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

已見于此詩伏讀爲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籍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于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待母以汪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尚書爲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爲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齋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旣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爲善士之勸

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聞遇西變時鄉之寒士襁被附舟日爲食客又濟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彥思仍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罄欸則徑出迎之袖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逡巡既去而銀盃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爲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謬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償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爲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果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俟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鑰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于公相

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屨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鑰曰唯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嗚呼真有是哉

跋東坡與宗人帖

宗人容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買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其人則吾之所羞書此以遺生生不得五百千勿以與人然事在五百年後價直如是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東坡居士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容方苦貧而使待五百年後坡亦善謔矣錢大參書法源出于坡歎仰若此必能審其爲真

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後

始余八九歲時侍外祖汪少師外祖母福國夫人先妣安定郡夫人李舅江州赴奉川任氏慶集江口秉義李君及王夫人邀過其家隱然巨室猶記及見雙椿芝蘭之盛既長始知二老人康適由長子修武子列一力幹蠱才智絕人孝養備至秉義自六十歲卽以家事付之一絲不掛時已近八十略無老人衰憊之氣壽至八十八而終侍御王公志其墓先是建炎三年吾鄉被兵禍最酷遠如昌國顯獨居一海中亦遭焚燬時高宗南巡永嘉奉川爲孔道敵勢方張承平旣久人不知兵望風奔散而邑境獨全嘗以問諸父洎故老則曰此李君子列之力也邑有義社素號趨勇邑官召人士議事皆已竄伏山谷君所居去邑一舍令馳檄使自備餼糧從便控扼而數百人已列庭下君延致其長自任館穀之責椎牛醢酒以勞勉之衆皆感奮遠近來歸隨卽撫定軍聲旣振寇望風而卻麾衆追躡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閭冒賞射利者甚衆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貴產雖寢不

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學得官亦轉爲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于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今爲上舍生諸弟與其羣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歆艶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稿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鎗序其後詳已見于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顛覆者非一鎗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偃偃然無所歸寄命一航聞有義勇所聚遂投之衆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舉室不知所爲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又聞秉義嘗慶壽百客皆集有壻劉氏獨不至子列欲盡親歡以此爲歉問之則以官逋三數百千方繫于有司不可脫也卽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壻以歸大率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事思得疎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爲之書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尙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李將軍之筆建炎間內府宣取于宗室家奏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于亥故不敢進復令取之亟爭一本而以真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極奔驟弓既引滿而箭鋒正與豕相直豈山谷龍眠俱未見此畫耶

攻媿集卷七十四

攻媿集卷七十五

宋 樓 鑰 撰

題跋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于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爲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嘆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于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爲熊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爲曹公後自知公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行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跋趙輪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藉武武之執節千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

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
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于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
武以至虛耗籌實啓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
彥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別持一書前此
未有而公遇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膚使之體迨其
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
之忠誠南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澤粲然敬歎
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爲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
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今主桐廬簿其婿黃君日宣
自言鼻祖名从日从成唐五季間爲明州刺史始居鄞
之隱學後徙于剡所居號北莊且攜其家藏明州公移
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
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
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
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
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

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亡矣歲在丁卯是爲
梁開平元年餘二帖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
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
之二帖爲雪竇山者前止稱監蓋專爲鹽事也印文漫
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爲衙官則明
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
太傅騎省憲銜下及胥吏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
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
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僞功臣之
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
所書之夥蓋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
極與門人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
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
蜀公之不待年固爲高矣蓋有爲而發公亦不暇俟從
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于士友間詢
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爲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

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爲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雜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陳素守春秋猶且倚閣于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于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己意爲準也直講五世孫旒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訥洎篋俱挹世科非垂裕之效耶

跋巢經唱和帖

向薌林 壽岡楊愚 巢經蕭奐

薌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懿壽岡臨江之山其字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驚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

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鍾後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瑠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貢獻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爲東益州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庵遣

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

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

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因字似誤阿跋檀國胡密丹

國竝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

范天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

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年

遣使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

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

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姑紀其略

正字傳欽甫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幾二十有二必有

遺脫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爲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耶徧閱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旣列于前皆曾朝貢于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鄒至于闍蠕蠕高麗干陀利新羅盤盤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邊界壤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于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工書善畫自圖宜尼像爲之贊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旣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煨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過于絹素亦不應尙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帖卽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眞此蓋其自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

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徵臨道子善神亦曾榻本澹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于前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貞觀旣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僞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直可亂真也姑罄所聞更俟博識之士訂之噫龍眠之筆在今日誠不易遇欽甫實之安知他日不獲其餘也

欽甫云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將北伐詔云芮芮亦間遣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疑丙芮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共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

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任荆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初疑芮芮恐是蠕蠕北史蠕蠕傳甚詳攷之不見而南史蠕蠕傳與梁書芮芮傳首尾止二百餘字事絕相類乃知芮芮果蠕蠕也蠕蠕貢獻已見前跋在武帝紀中因併書之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于敝廬俞惠叔以此圖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于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木送車闌咽導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

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于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真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章草體雖合作未到象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于後因參以他本正定以完未暇書此以歸之他日或再見尙當屬筆

跋金滕圖

金滕之說不明久矣嘗偶得其意欲著于冊而未暇盧甥祖阜申之攜此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讀者遂謂公作金滕之圖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滕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蓍龜其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旣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畧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滕二字所謂金滕之圖者其中實藏古書自后稷之封于

郇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纘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可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滕之匱也旣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微福于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兩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滕莽之讒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